

topknot
(土の上)

土の上を走っている。

土の上を走っている。

monial pron
土の上を走っている。

champion.

土の上を走っている。
土の上を走っている。
土の上を走っている。



花日本

かぶ玉
ball-shaped spinning
Vane of a divine
spirit.

やぐら
大車
arrow-spoked wheels
車輪に矢の形のものをは射
針に針を付けてある。

こい
鯉
Carp streamer
土の上を走っている。
子魚。子魚は男の子
の魚だから男の子
である。

さか
木
pole
かたは腰の木のて
杉の木のて。

鯉のぼり, Carp streamers

奈良時代の日本では、季節の変わり目である端午の日に、病気を
よきにするための行事が行われていた。武家の時代には、
武家の気分が強く、江戸の昔物語をみて、尚武とし、その日を
階上に見ようになり、たまたま、男の子の節句といふ名になる
になった。

毛丹青
著
在日本

日本虫の眼紀行

花
日
本

在日本
毛丹青 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上海 •

在日本 (附贈日文版別冊及精美書籤) / 毛丹青著. —2版

ISBN 978-7-5628-42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9482号



序

你是一条鱼

莫 言

在东京的一个晚上，北京同乡会的战戈先生召集了几十个同乡，在一家中国餐馆为我举行了一个晚餐会，按照比较洋派的说法，那应该叫作 Party。在这个 Party 上，老乡们让我说几句话，我本来不会说话、也是极不愿说话的人，但吃了人家的嘴软，另外也的确是盛情难却，于是就发了一通“鱼虾”歪论。

序
001

我的鱼虾歪论的要点是：在日本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他们大都能讲一口比较流利的日语，也都有了安身立命的职业。他们开日本车，跑日本路，吃日本饭，住日本楼，基本上已经混同于日本人。但跟他们一接触，就感到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牢骚，一种对于日本人的不满。这情绪这牢骚这不满往积极的方面说是爱国，但似乎又不太像，因为他们对中国同样地有情绪同样地有牢骚同样地有不满。如果日本人是一群鱼，那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就像鱼群里的一些虾。虾也可以在水里游泳、觅食，但与鱼总是格格不入。我说大家既然来到了人家的国土，

而且也根本没打算回去报效祖国，那就应该把日本人当成兄弟姐妹看待，这样说会让人联想到许多事情，弄不好还会被人说成是“汉奸”，但我认为这种态度没有大错。战争从来就是政治家发动的，与老百姓关系不大；战争的责任当然也应该由政治家承担，与老百姓关系不大。当然，如果老百姓要反思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那是觉悟高的表现，应该鼓励。我承认日本人里有刁钻奸猾之徒，就像中国人里也不乏刁钻奸猾之徒一样。你不能碰到一个不好的日本人就把日本民族全盘否定，你更不能像小孩子一样，跟朋友一翻脸就扒旧账本子：你爷爷还欠我爷爷一块大洋钱呢。一个日本人坑了你一次，你应该把这看成是你俩人之间的事，没有必要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同样，一个日本人对人很好，你也应该把这看成是你们之间的私事，同样没有必要把它说成是中日两国友谊的象征。我想吃饭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们的同胞能否在异国他乡生活得舒心，关键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没有人把你从中国撵到日本去，也没有日本人求你到日本来，去是咱自家要去，来是咱自家想来，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尽快由虾变成鱼，与鱼游在一起。我说希望大家尽快地变成鱼，变成鲸鱼，变成金枪鱼，变成黄花鱼，但最好不要变成盆鱼，更不要变成比目鱼、墨斗鱼……

那天晚上的话题于是就围绕着鱼虾展开，有的人谦虚地说自己还是一只虾，有的人说自己一半是鱼一半是虾。我说你们是鱼是虾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陪同我在日本已经很自如地游动了十几天的毛丹青君已经变成了一条鱼，很油很滑，很流畅，但不是泥鳅，许多日本鱼钻不到的地方他都带着我钻到了。

几年来，毛丹青穿着花褂子红裤子，背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穿梭往来，有时做点生意，但他的兴趣似乎不在生意上。他的兴趣在文化交流上。他带着一群群的日本学生到中国来听作家谈小说看摇滚歌手唱歌。他为我的《丰乳肥臀》在日本翻译出版牵线搭桥，出了不少力。他还与《丰乳肥臀》的日译者吉田富夫教授到我的老家高密去了一趟，用他的数码相机拍了许多我家老屋的照片，并且马上就输入到他的电脑里，展示给我的家乡人看，先进的技术让我的故乡人啧啧称奇。他的嘴里经常蹦出一些流行在北京年轻人嘴里的词儿，譬如“大了”“猛扎”之类。这时我还没感到他像一条鱼，这时我感到他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花蝴蝶，有那么点轻轻飘飘、咋咋呼呼的才子气。

去年的十月，为了《丰乳肥臀》日文版的出版发行，他带着我飞到了日本，参加完有关活动后，他就开着他的跑车型本田，载着我开始了神秘浪漫之旅。在河一样的高速公路上，在鱼群一样的车流里，他的黑色本田，鬼鬼祟祟的，真像一条狡黠而聪颖的黑鱼。在日本小女孩羽多田甜美抒情的歌声里，我迷迷糊糊地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我感到自己也变成了一条鱼，在黑色但是透明的海水中，在友好的鱼群中，轻松自如地游泳。当然，驾车的毛丹青始终是清醒的。

我们游到了一个叫作津的城市，穿街走巷，钻到了一个虽然还保留着中国国籍，但是已经不会说汉语的华侨后裔蔡先生的家。蔡先生开着一家当铺，还开着一家电脑公司，事业十分成功。他性格豪放，行为洒脱，妙语连珠。他最精彩的一句话就是：什么

是文学？文学就是性！他的夫人则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停地工作着的贤妻良母。但蔡夫人清晨接答的一个业务电话使我大吃一惊，我原先以为她除了做家务之外对外边的事情一概不知道呢。她接答电话时，毛丹青在旁边小声地翻译给我听，原来老太太对某种型号的电脑售出时附送给用户几张磁盘都一清二楚。当我们与老蔡夫妇从深夜的酒吧里走出来，津市大街上寂然无声，路边的树木纹丝不动，远处传来大海的梦呓。老蔡说，根据他的感觉，明天海上会起大风浪。我们去神岛追寻三岛由纪夫足迹的计划可能要落空。我们相信老蔡的感觉，改变了计划。第二天，在风雨中，我们更加感到老蔡的了不起，地上的事儿他门门清，天上的事他竟然也知道。人多智则近妖，老蔡就智慧得有点妖气了。老蔡身上不但有妖气，而且还有猴气，妖气加上猴气，那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了。当然我深深地感觉到了，老蔡修炼到这种火候是多么的不容易。

跑车在风雨中行进，鱼的感觉更加强烈。我们游进了知立市的称念寺，大和尚伊势德已经站在山门前迎候我们了。从车里钻出来，我们回到了人的状态。尽管我接触过的和尚不多，但是我敢说大和尚伊势德是地球上最独特的和尚，他彻底地改变了我对和尚的印象。我原先以为毛丹青是精通电脑的专家，但在大和尚面前，毛丹青还是个学徒。大和尚个头不高，但走路飞快——看起来走得并不快，但实际上非常快。和尚脸上有很多黑痣，好像满天星斗。和尚不但精通佛理，对文学的见解竟然也十分精辟。我认为，他对《丰乳肥臀》的解读，比许多文学评论家的见解都要独到和深刻。当然，和尚对佛教和人世的理解，更使我有醍醐

灌顶、茅塞顿开之感。和尚让我感悟到：作家只有贴近生活，文学才能打动读者；和尚只有身在红尘，佛教才能深入人心。关于和尚，将来我会专为他写一篇文章。现在还是写毛丹青这条鱼。

去年的日本之行，如果没有毛丹青的引领，我绝对不会认识像老蔡这样的趣人，更不可能认识大和尚伊势德这样的高人。老蔡是入世的，和尚是既入世又出世的。老蔡是经济学，和尚是哲学。与这些高人和趣人结识，真是愉快的事情。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与书生们对文学的理解比较起来，更显出蓬勃的生机和天然的野趣。

在日本的十几天里，还有许多的趣事，也许我很快会把这些事写出来，也许永远我也写不出来，但日本之行的许多美好而神秘的印象，会经常地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在我的关于日本的梦境里，一定会有毛丹青这条鱼在游动。他穿着花褂子红裤子，就像一条艳丽的热带鱼，在日本海里游动着，他的泳姿甚至比许多日本鱼还要花哨。我想用不了多久，他的花样游泳就会引起注意——在比喻的境界里引起鱼的注意，在现实的世界里引起人的注意。游吧游吧游吧，鱼毛丹青，毛丹青鱼。

前言

初识日本

我是近 30 年前来日本的。在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尚未全面展开，日本电影的出现是突然的，为什么会有日本的电影出现，至今我也不明白。

但是，把同一个时代的日本形象通过电影带给中国，对于当时的我们无疑是一种震动，同时也成为改变我们对日本印象的一个契机。比如高仓健（1931-2014）主演的电影《追捕》就是一例。在这部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政治家的美丽女儿为了保护一个逃犯，毅然地追上了他骑的马，要跟他一起逃走，在受到逃犯的拒绝后，她迎着风，突然大声喊：“我是你的同谋！”

这个电影场面曾经感动了许多中国人，其中也包括我。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中刚刚苏醒过来的，而那个时代，“同谋”这个词几乎意味着遇难与受刑，甚至是死亡，但是这个画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一匹骏马和一名逃犯，还有一位为他而献身的姑娘，奋勇地奔向深山老林之中……

这样的场面，对当时的日本或许只是一个娱乐电影中最普通的表达方式，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其深刻的含义也许是日本人想不到的。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通过政治、经济、金融、外交等这些属于行政上的往来方式而建立的，但是，作为文化的往来，国与国之间更应该建立起相互能够看见对方面孔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一部电影的影响力或许是相当大的。

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日本发生了兴趣，尤其对当代的日本，这个从来没有机会进入我们知识视野的社会，似乎变得新鲜起来。我的愿望得助于我所供职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当时，那里为我提供了许多日本文化的书籍，并供我阅读到了在日本很少发生内战的那段历史，还欣赏了日本女人的文学史，据说这就是日本文学的主流，在当时这是让我费解的一个现象。总之，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对日本理解的入口处，它为我展示的并不是概念上的日本，而是需要我的某种切身体验，或者说，需要的是我个人的感受。

来到日本以后，这种感受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呢？尽管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这里面也存在了一个意外。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所谓的感受，有很多部分是从语言内部发生的，而且这种感受有时比真实还生动具体，正如有的学者认为“语言不等于真实”。

比如说我所喜欢的城市京都，它具有一种细腻而古朴的文化，日本读者比我更有直接的感受。前些天，我从神户开车到京都的中途，在一家咖啡馆里休息，听见一个男人与穿和服的妇人之间有以下这样的对话：

“京都市每年一到秋季就砍路边的树桩，这真是太过分了！”

“不砍不好办呀，下雨的时候，落叶都变成了泥巴，走路也难。”

“可是落叶不单单是落叶啊，我们从小就是踩在落叶上获取了对季节的那种特别的感受呀，你说不是么？”

“……”

听了妇人的这句话，跟她争论的男人居然不出声了。我猜不少市民会跟那位妇人一样反对京都市的做法吧。这种来自于对自然纤细的感受，以及对季节景观的推崇是那么具有说服力，好像日本的风土中潜藏了某种日常性的执着，这种执着或许就是为了进入细腻的感受。无疑，在我的周围，也可以说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够与这样的对话相遇，同时也能转换为心灵上的细腻的感受。如果说，来日本以前，我对自然以及人文的感受只是一个概念上的，或者说是存在于知识记忆中的内容的话，那么我现在的日常所感所知，乃至于是所想所思，就像突然退回到了少年时代一样，便成了追求直观的，感受的，从而能够排斥空洞理念的人。

这样的气质当然不靠外部的指教而获得，它是从内心深处萌发出的一种领悟。

目录

与莫言一起出游日本·····	001
我的城市——神户·····	004
落樱的季节·····	011
夜山樱·····	018
舞伎纯子·····	024
防府站的落叶·····	030
专修寺的清晨·····	034
花讯·····	037
末班车·····	040
东京归途·····	045
地下蔬菜店·····	055
蝉舞·····	058
明石飞鸟人·····	064
卖天岛和金枪鱼的眼睛·····	066
太阳之门·····	075

青蛙祀·····	078
吉田山庄·····	085
隔岸钟声·····	088
我们总有好玩儿的去处·····	095
享受静音时的淡定·····	098
神户的圣灯·····	100
红点鲑·····	104
TED × Chongqing: 知己知彼 智慧自来·····	114
尾语·····	120

与莫言一起出游日本

这些年，作家莫言是我旅行时的最大伙伴儿。前后数次我们一起出游日本，无论是在冬天零下 14℃ 的北海道，还是在人头攒聚的东京以及盛夏炎热的京都古城，有了他就像有了一部小说一样，十分魔幻而又真实。

有一年的春天，莫言寻访了川端康成的故居，地点在大阪府。当时，我从神户开车到关西国际机场接他。莫言一见到我就说：“在飞机上没有人说话，憋坏了。”然后他先笑起来，马上问：“你说当年的川端康成是不是也这样，到哪儿都有犯憋的毛病，话不多吧？”

显然，作家莫言的赴日寻访从他一下飞机就开始了。不同于一般游客，他始终是一半儿文学一半儿现实的感觉。早在 14 年前，我们一起寻访过川端小说《伊豆的舞女》的所在地，住在川端当年写这部小说的旅馆里。旅馆是一座木制的小楼，楼上人一走路，恨不得全楼都跟着“咯吱咯吱”地作响，有时分不清是楼外的风声，还是楼内的脚步声。第二天清晨，莫言醒来，他问我的第一句话

居然是：“你说我睡着了吗？”

人是否睡着，除了他本人以外，别人能有谁知道呢？或许他仍然沉睡于小说当中。

莫言承认自己受川端小说的启发，而且还说作家之间的沟通很多都是来自现场的，即便是一个生者寻访一个死者，这一沟通的模式也不会发生改变。

我与莫言到川端故居寻访是在一个下午，晴天、无风。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川端家一位远亲，满头白发，腰弯弯的，说起话来却蛮有力气。她手里拿了一根拐杖，带着我们往很远的地方眺望，她告诉我们川端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越过一道围墙往远处眺望的，他不喜欢看近处的东西，宁愿一个人什么也不做，站在原地一个劲儿地往外看，一直把眼睛看得直勾勾为止。

我记得川端在他的一篇杂文里讲过这段经历，当时的情景大致如下：祖父的家破产了，相对富裕的生活一下子都被毁掉了，一直为他家做保姆的女人也不得不离开了。但是有一天，当他心里觉得凄凉，突然发现当保姆的那个女人站在墙外跟他打招呼，而且还送给他吃的。自从那以后，川端喜欢向远处眺望，也许是为了等待某种温暖的到来。

事情就是这么平铺直叙，听起来没有更多的曲折。不过，当中国的一位作家悄然走入川端的经历时，其中的沟通也就开始生成了。莫言说：“了解一位作家最先应该了解他的经历。”这句话显然道出了我们旅行的缘由，莫言一边听川端家远亲的热心解释，一边向川端康成文学纪念馆的馆长提出了不少问题。至于这些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我没能记住。一路上，莫言问我：“你说，当年跟川端一起玩儿的小朋友现在都去哪儿了呢？”

看来，莫言不太相信川端小时候非常孤僻的说法，至少他觉得他应该有伙伴儿，哪怕不多，那他也应该有！

作家莫言，一个生者从中国而来。川端康成，一个吸了煤气而自杀身亡的日本作家。当这两个人处于某一个时间段，一方从另一方的经历当中有所察觉的时候，文学的沟通也就完成了。更何况，这样的沟通是在莫言与我在旅行当中实现的，对我而言，是珍贵的。

衷心祝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今年对中日关系来说不是个好年，甚至是最差的一年，但当我回想起上述的经历时，似乎觉得其中有一线光芒正在照射着国家之间的难局，因为文学沟通已经表达了两国文化的亲和，而这样的亲和难道不是国家之间理解的基石吗？

刊于《东京新闻》（2012年10月15日）